

資治通鑑

朱子原本

陳明卿先生評定

續

編

姑蘇聚文堂梓行

御製續通鑑綱目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

載諸經古今治亂之

蹟備諸史自昔帝王

以人文化成天下未
始不資於經史焉我

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

四書輯成大全綱常

之道粲然復明後有

作者不可尚已朕祇

承丕緒潛心經訓服

膺有年間閱歷代史

書舛雜浩繁不可殫

紀惟宋儒朱子因司

馬氏資治通鑑著爲

綱目權度精切筆削

謹嚴自周威烈王至

於五季治亂之蹟瞭

然如指諸掌蓋深有

得於孔子春秋之心

法者也展玩之餘因
命儒臣重加校訂鋟
梓頒行顧宋元二代
之史迄無定本雖有

長編續編之作然采

擇不精是非頗謬槩

以朱子書法未能盡

合乃申勅儒臣發祕

閣之載籍叅國史之
本文一遵朱子凡例

編纂二史俾上接通

鑑綱目共爲一書始

於宋建隆庚申終於

元至正丁未凡四百

有八年總二十有七

卷名曰續資治通鑑

通鑑綱目
御製
綱目而凡誅亂討逆

內夏外夷扶天理而

遏人欲正名分以植

綱常亦庶幾得朱子

之意而可以羽翼乎

聖經仍命梓行嘉惠

天下於戲人不考古

無以證今觀是編者

足以鑒前代之是非
知後來之得失而因
以勸於爲善懲於爲
惡正道由是而明風

俗以之而厚所謂以
人文化成天下者有
不在茲乎用述其槩
冠於篇端以垂示無

窮焉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

十五日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萬
安等茲者奉

勅以宋元二史編纂續資治通鑑綱目
今已成書謹用繕寫裝潢進
呈臣輅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經以載道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
昭累朝之鑒戒東魯大聖刪述於前
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秋爲經中
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
諸家並作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
書者罔有折衷或雜於遼金而昧正
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繁簡之制

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
弗公况其前後牴牾予奪乖謬衆說
紛紜卒未有能會于一者是誠有待
聖於

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

景運我

通鑑綱目
進書表
太宗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旣表章
乎經書獨未遑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不顯之誠

五福錫民建用惟

皇之極咨詢治道

日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
不悖綱目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
爰因書法同異之疑嘗有儒臣狡讐
之

命鈇之文梓

賜諸廷臣嘉惠及于萬年
文教敷于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
衰法儒先之袞鉞大開兩局筆札給
自

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
抉存其信而傳其疑討論研磨詳其
大而畧其細惟趙宋自建隆之勦業
積而爲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紛更
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于江左

竟訖籙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
之布國體安危之係民生休戚之關
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變例悉本
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真起于渤
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于鄰壤亦爲
采摭其事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
中華尤世運之丁極否冠履倒置天
地晦冥三綱旣淪九法亦斁第已成

通鑑綱目 通書卷之
四
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
已大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未

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業之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

俗

謨邁三年鬼方之伐

威加六月玃狁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開乾坤肇修人紀

巍巍功德高五帝而冠百王者也臣輅

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學不足以
盡古今之變仰承

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微勞已見
星霜之再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萃
成二十七卷之書上徹

經幃少塵

通鑑綱目
進書表文
五
睿覽伏願

正大綱舉萬目隆

世道於亨嘉

興教化淑人心保

鴻圖於悠久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臣商輅等謹上表

奉

勅纂脩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萬安

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劉珣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臣王獻

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臣彭華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臣丘濬

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左春坊左諭德臣黎淳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臣謝夔

右春坊右諭德臣劉健

右春坊右諭德臣汪諧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臣程敏政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臣鄭環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臣羅璟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陸簡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瀚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表

畢

吏部聽選監生張時泰謹

奏爲

進呈書籍事臣聞經以載道史以記事

孔子因魯史以修春秋朱子法春秋

以作綱目皆所以正名分扶世教蓋

勸善懲惡之大法所存也臣竊觀趙

宋自太祖以至幼主凡三百有餘年

胡元自世祖以至順帝凡八十有餘

年宋有宋史而謬於是非元有元書
而昧於得失國多僭僞之雜朝無正
統之歸孝子忠臣有善而弗表亂臣
賊子有惡而弗誅褒貶予奪卒無定
論比之孔子之春秋朱子之綱目大
相懸絕矣所以綱目之續不能無待
於

今日也恭惟我

憲宗純皇帝深知其然遂

命儒臣纂修續資治通鑑綱目以頒示
天下一洗前人之陋習允成

昭代之全書其所以嘉惠臣民者至矣
盡矣臣嘗再拜而伏讀之先味其綱
次詳其目雖無三長之實願効一得
之愚謹摘要條發揮奧旨理有合于
經書者證之以經書事有符于前史

者質之以前史間附已意惟理是從
或爲君子而一行有虧則不隱其惡
或爲小人而一事可取則不沒其善
顯者微之幽者闡之亦猶尹起莘發
明朱子綱目之意也臣於此書研精
覃思十有餘年而始克成編總廿七
卷名之曰續資治通鑑綱目廣義今
已繕寫完備謹用

進呈伏念臣本草莽側微之士幸沐菁莪樂育之

恩不愧麤疎欲圖補報蓋以集輕塵於泰山納涓滴於滄海多見臣不知量也然臣一念忠愛之誠則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者况是書雖曰掇拾見聞之一二不無少補

聖覽之萬一伏望

通鑑綱目
進書表文
十
皇上弘

天地之量寬妄作之誅萬幾之暇時

賜清覽察善惡之幾監興衰之蹟因事
以檢是書因書以酌是事善者取以
爲法惡者用以爲戒則臣之心爲少
盡而臣之學爲不負矣臣不勝懇悃
願効之至謹以所撰續資治通鑑綱
目廣義二十七卷具本親齎謹具

奏

聞

弘治元年八月十三日

進 本月十五日奉

聖旨張時泰所進書已收了着禮部知道
欽此

人地之宜其安作之必為效之

於此其家書之書其與之

聖旨張報奉德徽書曰郊年春豐瑞賦

巽為法本民而五日奉則其之心

於前天年八月十三日

閱 禮為之全法以所賦賦

表 禮為之全法以所賦賦

進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表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杭州府餘
杭縣儒學增廣生員援例冠帶臣周
禮謹以所撰續綱目發明二十七卷
上進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四海熙熙身際文明之嘉運乾坤蕩
蕩躬逢制作之良時六合同春華夷

均戴蓋春秋寓予奪之公乃經世之
典綱目寔傳心之要誠諸史之尊用
續尹氏之發明竊附宋元之綱目極
知僭踰無所逃誅昔我

太宗文皇帝稟出類拔萃之資任繼天出
治之責德威誕布文教聿興於六經
旣嘗表章獨二史乃未暇及是蓋有
待於

憲宗純皇帝也欽惟

皇帝陛下

聰明睿知

中正齋莊

離照旁通

乾剛獨運

作之君作之師爲羣生之共主繼其志

述其事續

列聖之洪圖待士允邁於漢唐興學遠超
乎三代恭惟求善以如渴更羨立賢
之無方臣念作養之及十年荷

洪恩之廣博惜犬馬之庚三紀恥一藝
之無成然挾策屢盼棘闈才謏終遭
擯棄追思至德難報涓埃雖甲科乏
緣以登進則沒齒豈甘於無聞卽五
年披閱之勤劬明二代興亡之大畧

自慚側陋詎足敷揚臣待罪黷宮潛
心有日考綱目四百餘年之事玩編
年二十七卷之書探賸其義詳訂其
文遵類例而有予有奪定字義而或
貶或褒幽者顯微者彰遠法文公之
筆削善可法惡可戒近循尹氏之準
繩詳畧相因巨細畢舉人倫不至錯
亂是誠正名分以植綱常華夷不容

混淆實乃扶天理而遏人欲此皆悉
遵於凡例何敢少贅乎已私雖文辭
之欠謹嚴亦綱要之可採取敬進

九重之上仰祈

乙夜之觀伏願法其安戒其危而永保
列聖萬年之業取所長棄所短而俯鑒微
臣一得之愚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續資治通鑑綱
目發明一書隨表上

進以

聞

弘治十一年八月十日浙江杭州府
餘杭縣儒學增廣生員援例冠帶臣
周禮謹上表

鼠跡結土末

翁孫縹緲學

九疑山十

國之

國之

國之

國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竊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
例治鑑之有綱目猶諸史之有春秋
所謂春秋乃經中之史而綱目實史
中之經信不誣矣粵自春秋絕筆於
獲麟而子朱子作綱目以繼之綱目
訖書於五代而我

聖朝修宋元以續之世雖古今無古今

皆所以扶世教正人倫也胡文定之
傳春秋尹起莘之傳綱目又皆發明
蘊奧闡揚幽顯者也綱目旣續發明
無續奚可乎哉予每究心遂忘其固
陋效顰爲之先參之以春秋次訂之
以綱目芴搜之於列史兼考之於羣
書探賸索隱微顯闡幽故凡先儒之
論斷足以發明者則因之不革此述

而不作之意也經傳之格言可以援
證者則采之不遺此信而好古之意
也玩四百餘年之事探二十七卷之
書積之期歲始克成編於戲綱目之
旨豈易言哉罔非君子窮理之至要
國家化民之大經而臣子檢身之楷範
也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書曰

敬敷五教在寬左氏曰君義臣行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禮曰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
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
有正綱目之意亦皆表正人倫焉爾
慨自胡元繼統而紀綱大壞臣弑其
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收弟
婦子烝父妾固不可一二舉我

太祖高皇帝既親作大誥以正人倫於前
憲宗純皇帝復命續綱目以正人倫於後
作述一轍也其間書法姑舉其合於
五倫者言之其曰稱皇帝廢周主弑
帝于南坡劫帝傳位正君臣之大防
也其曰廢郭后廢孟后正夫婦之大
防也其曰不朝重華宮稱疾不出及
后幸聚景園正父子之大防也其曰

矯詔立貴誠貶秦王廷美庚寅王暴

卒正兄弟之大防也誤國之臣則書

死叛逆之臣則書死

如蔡京秦檜劉豫劉整丁大全

之類法文公書楊雄之旨盡忠之臣不

屈之臣則書國

如文天祥謝枋得家鉉翁之類

法文

公書陶潛之旨凡若此類未可悉陳

亦皆經史之大訓也愚也掇述臆見

厠附章末雖微詞與義或未貫通然

於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內
夏外夷尊君討賊之義則未必無小
補云時

弘治丙辰歲春正月元宵日浙江後學
周禮再拜謹書

續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孔子之春秋其要在於尊君父討亂
賊外夷狄內中國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朱子之綱目亦繼春秋之
絕筆而已我

憲宗皇帝渙發綸音續編綱目抑揚予奪
垂訓萬世是踵孔朱之故志也然春
秋賴胡文定作傳而其義明綱目得

尹起莘發明而其旨顯今續綱目二
紀于茲俾無尹氏之志者出於其間
則書法之意隱矣尚何以暴白於天
地之間哉此續發明不容於不作也
吾庠友靜軒周君德恭夙負竒才屢
薦場屋奈之何時運不齊霜蹄暫蹶
遂肥遯護國山莊囂囂然而著書躬
耕爲娛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也暇

日伏讀續綱目而貫通奧旨乃作發
明二十七卷藏于家予請而閱之皆
援引五經採摭諸子足以羽翼乎綱
常維持乎世教是誠有用之文章也
愚謂胡尹二子蓋嘗神交於數百年
之上焉否則奚能前後之志若合符
節邪予每勸之

進奏是書德恭力以好名爲拒嗚呼德

恭如此之才如此之志而使之流落
不偶滄海遺珠詎不然歟予因竊錄

元藁

上進

明廷

孝宗皇帝深加歎賞方欲徵擢而

九重晏駕矣吁士君子之出處固如是
夫雖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聖賢之

心也孔孟不得行於其時政以此耳
君子疾沒世而名無稱焉德恭心孔
朱之心志胡尹之志而繼孔朱胡尹
之事殆與四子之制作並傳於千百
世而不朽矣天之所以屈德恭者得
非所以伸德恭哉予不敏敢明德恭
著述之心於無窮云

弘治乙丑仲夏望日

賜進士第南京工部郎中前行人司左司
副餘杭仰儒拜手謹序

續資治通鑑綱目凡例

凡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

凡事迹悉據正史

謂宋遼金元史及皇明實錄

正史

或有闕略異同叅取宋長編元經世

大典等書增入訂正或事有可疑正

史不載而傳聞彰著者畧述於目之

末以圈隔之或出某人曰以爲別疑

以傳疑也

凡得天下有救世之功者每進

綱目於漢唐皆

然

宋得天下頗類唐故開寶八年大

書如武德七年例

凡中國為正統夷狄不得紀元

遼金夏皆不紀

倣漢唐例

及金元得中原然後分注紀年

於宋年下

倣晉魏例

凡夷狄干統中國正統未絕猶繫之中

國及夷狄全有天下

謂元世祖

中國統絕

然後以統繫之其間書法間亦有異

如中國有稱兵者不書反叛之類

及中國有義兵起

卽夷之於列國

如秦隋之末

凡未踰年不成君不帝不崩

如元明宗倣春秋王

子猛及子野之例

凡諸夷官名悉從簡畧其人名更改異

同者依其初稱及其本史爲據

凡諸儒論斷附於目中皆稱姓名其出

於正史者止稱史臣

同書外其... 其本...

其書... 官... 志... 辨... 畧... 其人...

凡... 禮... 志... 辨... 畧... 其人...

其未... 備... 卒... 不... 刻... 豈... 不... 帝... 不... 備... 畧... 其人...

增... 漢... 志... 辨... 畧... 其人...

其... 書... 志... 辨... 畧... 其人...

然... 外... 以... 益... 製... 志... 其... 間... 書... 志... 辨... 畧... 其人...

續資治通鑑綱目總目

第一卷

凡一十五年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

年盡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第二卷

凡二十三年

起乙亥宋太祖開寶八年盡丁酉宋

太宗至道三年

第三卷

凡二十五年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盡壬戌宋

真宗乾興元年

第四卷

凡二十一年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盡癸未宋

仁宗慶曆三年

第五卷

凡二十年

起甲申宋仁宗慶曆四年盡癸卯宋

仁宗嘉祐八年

第六卷

凡八年

起甲辰宋英宗治平元年盡辛亥宋

神宗熙寧四年

第七卷

凡三十四年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盡乙丑宋

通鑑綱目
目錄
神宗元豐八年

第八卷

凡一十五年

起丙寅宋哲宗元祐元年盡庚辰宋

哲宗元符三年

第九卷

凡一十四年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

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第十卷

凡一十一年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盡乙巳宋

徽宗宣政七年

第十一卷

凡二年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盡丁未宋

高宗建炎元年

第十二卷

凡三年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盡庚戌宋

高宗建炎四年

第十三卷

凡七年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盡丁巳宋

高宗紹興七年

第十四卷

凡八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盡乙丑宋

高宗紹興十五年

第十五卷

凡一十七年

起丙寅宋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壬午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第十六卷

凡二十七年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巳酉宋

孝宗淳熙十六年

第十七卷

凡一十八年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

寧宗開禧三年

第十八卷

凡一十七年

起戊辰宋寧宗嘉定元年盡甲申宋

寧宗嘉定十七年

第十九卷

凡九年

起乙酉宋理宗寶慶元年盡癸巳宋

理宗紹定六年

第二十卷

凡二十五年

起甲午宋理宗瑞平元年盡戊午宋

理宗寶祐六年

第二十一卷

凡三十六年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

通鑑綱目 卷之五
度宗咸淳十年

第二十二卷

凡五年

起乙亥宋帝熈德祐元年盡巳卯宋

帝昺祥興二年

第二十三卷

凡一十五年

起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盡甲午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第二十四卷

凡一十七年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盡辛亥元

武宗至大四年

第二十五卷

凡一十八年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盡己巳元

文宗天曆二年

第二十六卷

凡二十三年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壬辰元

順帝至正十二年

第二十七卷

凡一十五年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十三年盡丁未

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續資治通鑑綱目總目 畢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一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庚申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盡甲戌宋太祖開寶七年 凡十五年

庚申 **周恭帝宗訓** 元年 **宋太祖神德皇帝趙匡胤**

申 **建隆** 元年 ○ **蜀主孟昶** 廣政二十三 **南漢主**

劉鋹大寶三 **北漢** 孝和帝劉鈞天會五 **南唐** 元

宗李景十八年 ○ **是歲周亡宋代新大國一舊**

小國四五國吳越 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

荆南湖南凡三鎮

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周侍

通鑑綱目 卷之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 續編

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匡胤涿州人、四世祖眺、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匡胤于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前殿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訓立、加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顯德六年冬十一月、鎮定二州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

主德

詳次先兆
是史曲意
廻護處

正月辛丑朔、遣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
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謹言將以出
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
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
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
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
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
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
記趙普、匡義普部分都將環列待旦、遣牙隊
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
守信、都虞侯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
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

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按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用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策，未及闔。

周韓通死節

韓通之外
周廷直無
一人

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命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華山隱士陳搏

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發明

三代以後得國之正，莫如漢高。誅無道秦，討逆賊羽，故綱目以卽皇帝位。

書之明其正也。自漢獻衰微，曹丕篡奪，浸淫至于晉宋五代，壞亂極矣。歷考舊史，往往以禪位爲文，嗚呼！自堯舜揖遜傳於賢，而不傳於子，禹傳于子，而不傳於賢，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非自私而傳于天與故耳。三代以降，抑何堯舜之多耶？是乃亂臣賊子，假此以欺天下，天下安可欺乎？綱目正名定罪，皆書稱皇帝，廢故主，而畧無寬恕，其義自明。迨夫匡胤爲周點檢，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

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退居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辭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殆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故綱目特書稱皇帝、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周朝諸臣爲之犬馬、獨韓通欲謀禦之、未遂、遇害、故以全節予之、所以罪周人、挈國與賊之意、然則范質、王溥、王彥昇等、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順之意、明討賊之旨、嚴是卽春秋正名定分之法也、臣故備論之

廣義

臣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

言爲至公而有所自也何也蓋石敬瑭篡

唐而爲晉劉暉篡晉而爲漢郭威篡漢而

爲周彼晉漢篡國之由姑置弗論且以郭

威篡漢言之當夫漢遣郭威伐遼之日威

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主贊爲湘陰公吾

知匡胤之意以爲周之篡漢亦猶漢之篡

晉漢之篡晉亦猶晉之篡唐歷代之君皆

爾吾何爲獨不然故率意因襲其弊而無

忌憚也且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

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爲君而廢之也耶嗚

呼匡胤稱尊號廢少主與周太祖郭威如

出一律非篡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

之心見利忘義者市并之行觀夫匡胤高平之戰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獨何得不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卽退漢師厥功茂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胤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弘殷乃得入觀此則知匡胤君臣之義根于留中牢不可破雖父子之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寒淵不改前轍托孤于周不亦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戎虜奴隸黥徒皆得爲君匡胤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爲天下之義主也匡胤義主也奚可罪哉曰非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一

太祖心事
見于杜后
一言

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哉故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乘其主之
幼而篡奪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
事始於麾下之將士而成於匡義趙普耳
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
心如石之不可轉雖烏獲弗能奪也今焉
彼衆得以售其謀者豈非平日闖知其素
志之有在邪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犬
志今果然矣臣嘗迹夫宋祖篡國之心不
在于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去年周主殂
而幼子卽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殂則匡胤
守義之心自若周主雖殂而嗣君賢而且
長匡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周主旣殂
嗣君亦幼故其朶順之勢突然以興彼一

杯守義之水安能勝夫輿薪射利之火哉
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世首惡之
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
此相承使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
曰恭帝雖幼君也匡胤雖賢臣也臣廢其
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爲萬世之聖豈以伐
紂爲非邪曰恭帝無商紂之暴匡胤無武
王之聖使恭帝暴于商紂匡胤聖于武王
亦終犯乎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匡
胤不武者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
陽之薇而苦于姬周之粟也綱目開卷第
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
矣曰宋與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
促而宋祚何其遠耶曰篡迹雖同而修德

則異故也

宋贈周韓通為中書令

先旌死節 次獎羽戴 培養四百 年忠義之 氣在此

宋主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
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贖之宋
主猶怒故終
身不得節鉞

發明

韓通心乎周室闔門遇害乃宋主之
仇讐曷為贈之以官蓋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宋之贈通由其良心不昧惕然於
中不可掩匿故耳通如有靈安肯受非義
之贈乎當時范質等偷生賣國苟焉無恥
抑不知贈通之時詎無汗顏警惕耶然不

曰贈韓通而曰贈周韓通者所以美通始
終為周因以愧宋之叛主爾其旨嚴哉

廣義

抑考韓通仕周為陸路都部署太祖
為水路都部署則是同官於周而均

食周粟者也一以篡周得國一以死周盡
忠千載之下是非定于是用君子寧不快

韓而鄙

趙哉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
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
虞侯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
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

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石守信等雖宋王舊將然與匡胤皆北面事周均饗

爵祿彼臣而我亦臣耳宋主篡位少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守信等俛首事賊略不知恥反效走狗驅馳以搏狡兔旣竊周鼎恬然受賞自以爲有翊戴之功狐媚一時誇越當代殊不知由君子觀之何異齊人乞食於墻間歸而驕其妻妾者乎綱目

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論功之後
次行賑卹
絕有次第

宋遣使分賑諸州

發明

五代之季，兵亂凶荒，民之塗炭極矣。爲君者，但知般樂怠傲之榮，爲臣者，但知富國強兵之術，求其卹民瘼者，寥寥無聞。周自世宗號爲賢辟，然且征伐四鄰，骨肉糜爛，境內蒼生，未盡周卹。於乎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諸州，則其卹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没其善哉。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爲善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

密直學士

光義即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主從兵部尚書張昭判太常寺竇儀議立四親廟尊高祖朮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發明

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

之皆所以合其散也。宋主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蓋亦知渙之道矣。五代之世，綱目未嘗書而此特書者，其所以予之者，誠在是焉。傳稱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明其繼志，述事而以達孝，稱之宋主立太廟，帝祖考五代之君，絕無而僅有者，其天子之規模已具，宜其中天下而立，以定四海之民也。歟。

廣義 考之分註，竇儀等議立四親廟者，何其不經之甚邪。蓋凡有天下者，必立

始祖之廟，故文武之興，乃以后稷為始祖，而后稷必有廟也。臣又嘗考宣王時合祧

毀二十餘廟，况天子七廟，諸侯六，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是以先王制禮，正以別嫌疑，抑僭倂，夫惟尊卑名分不同，故尊祖敬宗亦異，今儀等議立四親廟，則其所尊者，乃在諸侯之下，大夫之上，其諸謂之何哉？又曰：五年一禘，似矣，殊不知禘祭必有其所，既無始祖之廟，則以何者爲行禮之地邪？且王者之禘，必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然則高曾祖考者，特臣庶之分耳，豈王者報本之深義哉？故後來程子嘗尊始祖于廟，朱子頗覺有僭，所以止尊三代及考而不及始祖者，其意亦爲此也。噫！儀等當宋祖維新之日而事之以叔孫慕爾之禮，不亦陋哉！

正位未及
踰月即親
臨學宮宜
理學申於
前代也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于
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
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
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發明

漢高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綱
目特筆予之、周太祖廣順二年如曲阜

謁孔子祠、拜其墓、綱目特書美之、宋主
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分註言其增葺祠
宇、塑繪聖像、綱目備載美之、亦以見天理
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宋氏三
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自是而
後、儒道稍稍振起、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迨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 續編

至關閩濂洛之間、文運大亨矣、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宋主也、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賢后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甫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

密使

坐論禮廢
泰交絕矣

質加侍中、溥司空、仁浦右僕射、俱平章事。如故、廷祚以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二品、仍為樞密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執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宋主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宋主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發明

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孟軻氏曰：耻之於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范質等、周朝舊臣、食君之祿、受君之恩、非一朝一夕矣、矧與宋主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宋太祖建隆元年
續編

比肩北面稱臣昭灼人目不可掩也顧乃
偷生賣國忍耻事讐四維既絕安足爲人
尹氏論馮道曰浮沉取容迎降賣國販易
人主如斯人者周當廢斥貶責不使之得
預縉紳之列可也今乃顯榮終始極其殊
遇豈有一人臣身事四姓十君尙可得齒
於人乎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耻宋主
亦無耻者矣五代衰亂之極而禮義廉耻
爲之掃地詎不深可哀
哉直書於策交譏之也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賀卽位也

發明

春秋桓二年紀侯朝魯傳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

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宋主廢君篡國乃亂賊耳當時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移檄天下聲罪致討庶幾君臣大義不致廢墜不能以此自明却乃二國連衡來賀即位果何義乎故綱目變文直書遣使如宋而不曰來賀所以正其本耳此綱目所以作也不然則亂臣賊子將肆其慾而無禁矣

南漢主鋹殺其弟桂王璇典

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爲

然遂殺璇與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發明

兄弟鬩牆詩人所刺况手刃同氣者乎甚哉劉鋹昏惑之蔽至是極矣前書南漢王晟殺其弟八人此書南漢主鋹殺其弟璇與是何作述之一轍耶鋹惑宦者陳延壽之言遂殺其弟噫鋹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則其餘凶虐抑又不言可知也雖欲長守其國烏可得哉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

宋遣兵擊之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訶。」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臘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以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

計之上也。筠不能用，比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比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

發明

李筠可謂知義矣。昔郭威篡周，漢湘陰公故將輩廷美舉兵徐州，綱目義

之故。夫書周昭義節度使，所以見其不忌舊君，書起兵，所以見其不肯事讐，書伐宋

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予之之詞、是以數日城陷焚歿、遂以歿節書之也、然李筠前史皆以賊反爲文、至宋則以討筠爲說、於戲安有篡國之賊反爲正而討賊之人反爲逆耶、謬妄甚矣、然則欲知李筠之事者、要當以綱目爲的。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大書曰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伐宋者、所以著李筠之忠義而科宋祖篡周之罪也、嗚呼嚴矣。

五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隱三年日食、傳曰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

宗人君之表而有日食之災咎象也克謹
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
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
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
中國皆陽微陰盛之徵也然當時天下未
一民罹塗炭宋篡周國則是臣子背君父
南漢寵宦官則是政權在臣下北漢引契
丹伐宋則是夷狄侵中國由是胡氏之言
可驗而變不虛生
信矣故併及之

○宋主以其弟光美爲嘉州防禦使○宋遷周
六廟于洛陽○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

李筠死節 李筠歿之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義帥敢歿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

發明

春秋隱五年，宋人圍長葛，傳曰：「圍者，緜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

之途宋主親帥六軍以圍澤州書圍於上而書克於下宋主之惡彰矣李筠竭力拒守城陷而歿則其始終徇國之心著焉故前書起兵子倡義此書歿之子全節也夫以筠之一歿固無所議宋主寧無少愧乎

廣義

嗚呼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惟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

鈍為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歿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於是乎

可見矣

秋七月宋主還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

進

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于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先是昭義節度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至是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發明

春秋兵伐之例曰輕行而掩之曰襲譏詞也利人土地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滅宋將荆罕儒潛興師旅攻漢汾州意以此舉成功必希重賞殊不知反爲漢襲

兵敗身亡果何益乎故書襲書不克以譏之然罕儒戰歿亦能忠於王事曷爲削而不書蓋罕儒旣無上之所命又無詞之可執不過鼠竊狗偷利人土地耳綱目貴義不貴功其削而不書者旣以爲輕慮淺謀之戒又以爲利人土地之鑒焉其旨嚴矣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十一月宋

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歿。

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宋主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

李重進賴
此結束得
成死節

宋主乃潛詣京師求見宋主問曰我欲賜重
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
志宋主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
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
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
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
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
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聞于宋宋
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
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十一月至
廣陵卽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
曰吾將舉族赴火歟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
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史
臣曰韓通歿於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

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發明

嘗以李筠、李重進之事論之，二人皆爲周之臣子，彼節度而此亦節度也。何爲李筠則直書起兵，重進則書謀起兵，及其死也俱焚於火，何爲一書歿之一書焚歿？蓋謀者欲爲而未果之詞，誅心也。李筠一見宋使，奮激起兵，畧無猶豫。重進惑鐵券之賜，將圖朝宋，左右沮之，疑而未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則其拒宋，乃不得已。非如筠之剛斷耳。故書謀起兵拒宋，則欲爲未果之情可知。書自焚死，則仗

節死義之心不篤然校諸偷生賣國者則
又異焉宋兩加兵不曰討而曰擊者宋乃
亂賊不與其討也此綱目予重進而
未盡予之意也此二李是非之斷也

廣義

李筠者周之藩臣也重進者周之懿
親也於李筠則書曰伐宋曰死之於

重進則書曰拒宋曰自焚死何邪蓋李筠
雖藩臣未嘗臣於宋重進雖懿親蓋嘗臣
於宋矣不臣於宋則是周之臣也既臣于
宋則是宋之臣矣烏有臣拒其君之理邪
故豫讓有曰既以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若重進者是誠二其心者也其心
既二惡在其爲忠周哉君子觀綱目備載
李筠重進之事則二人之是非蓋可知矣

史論不亦過乎

唐王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宋主令諸軍襲戰艦于迎鑿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惡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發明

自周室不綱諸侯放恣弑君篡國習以成風桓公弑逆而諸侯朝之卒不

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聲罪致討此春秋所由作也宋主篡位一年于茲而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但見唐與吳越來賀卽位而又遣子朝于揚州事之甚謹愈見侵伐

何益之有宋主前因李重進起兵厚賜翟
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毋令二兇竝作分
我兵勢以葺爾藩鎮懼力弗及况列國乎
唐主苟能聲大義於天下連合諸侯併兵
伐宋宋必見滅而徒偷安忍恥阿諛苟容
曾是以爲保邦之道乎是知滅六國者六
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
六國連帥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
噫六國旣誤於前五國復愚於
後可勝惜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契丹兀律殺其叔父李胡

李胡子宋王喜隱輕慄無恒謀反事覺
辭連李胡遂歿于獄尋追謚章肅皇帝

發明 舉號斥名狄之也然夷狄殺其叔父何必書正名分也謀反者李胡之子

安可濫及無辜哉凡綱目所書皆經世大訓直書殺叔父其惡見矣於分註則稱追謚章蕭皇帝於綱目則削而不書是蓋不予夷狄僭稱中國帝王之號耳貴華賤夷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廣義 叔父謀反原之可也况為其子之所逮邪書殺叔父所以著醜虜三綱之

絕也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艸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郤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宋主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發明

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犢矣。竇儀周朝之臣，曩因滁州之物，不以應命。是則宋主重而用之者，實基於此焉。儀射一時

之利以圖顯榮殊無可否於其間而立身之綱常一切棄而不顧抑不知五代以降何無恥之甚哉雖有清介重厚之德過人之才不足貴矣綱目特書深貶之也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發明

漢武微行，綱目譏之。宋主踐祚未久，輕舉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繼體承

祧，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烏可肆其輕佻，身為匹夫之舉，向使一夫不逞，包藏禍心，其危豈不甚哉？有天命者，任汝為之，則誤矣。厥後徽宗數為微行，其源蓋出於此。源潔則流清，詎不信然。書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失人君之體，具見於此。有天下者，不可不鑒。

辛

宋

建隆二年

○

是

春正月宋度民田

酉

歲

凡

五

國

二

鎮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

重農

食

安民

下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概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發明

自五代亂離以來，王政之不行，未有疎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

有甚於此時者也。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

勤卹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剗革宿弊此皆可謂有愛民之心者綱目詳而書之皆所以致其予之之意耳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之謂也

唐徙都洪州

唐主景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宋主旣平揚州景懼甚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宋太后杜氏殂

后疾，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

杜氏知懲
周之失而
不知次傳
之召亂

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殂、

廣義

大抵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豈堯舜之得已哉、以朱均無舜禹之賢、故也使朱舜而均禹焉、則傳賢之事不聞於後世、不然則禹之傳子、何萬世而無弊耶、然則有天下者、自堯舜傳賢之外、無有出於傳子之爲正也、彼其不傳於子而傳於弟、此宜公所以成宋亂也、趙宋之事幾矣、或曰莊公之弑、殤公是猶子之弑、諸父也、其爲亂宜矣、厥後宋之太宗、非有莊公之不道、是何曾比於是哉、曰不然、殤公見弑於莊、公德昭、歿由于匡義、雖曰下之弑、上上之殺下跡、雖不同、同一不仁之心也、非亂而

何今杜氏但知周亾於幼君而不知周之
 所以亾者非幼君也由乎托孤之匪人也
 使其如成王之得周公則宗訓雖幼宋主
 烏敢柔頤其鼎哉且杜氏欲太祖傳之光
 義光義傳之光美光美傳之德昭似矣假
 如太祖二十年光義亦二十年而光美亦
 如之然後傳至德昭則德昭至是已七十
 餘矣焉有墓木既拱之人而可以帝天下
 乎杜氏惟據一時目擊之見而為此厲階
 之說耳况夫夫歿從子婦人分也是安得
 為賢哉曰然則為之奈何曰杜氏當曰周
 主幼而無輔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汝百歲
 後當傳位于德昭吾屬匡義以輔之如周
 公之於成王則庶乎其可也不此之慮而

卒陷其子于魯桓之惡，悲夫。且自古國之所以亾者，豈皆幼君邪？借曰國君雖長而不賢，亦終必亾而已矣。惡在其為幼君哉。杜氏之說謬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此之謂也。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

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

不動聲色
而重權已
解人俱服
其妙用然
使宋祖有
推心置腹
之誠何用
此疑貳為

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

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歿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發明

罷典禁兵之事呂氏以爲罷之當理愚獨以爲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

而叛君其心惴惴焉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之言卽罷諸將之秩於乎旣疑於此曷不謹於彼耶考之分註宋主給守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

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
發言亦有是病况宋主嘗以天命自託既
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天
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天命自歸安有
一夫異議耶昔秦政得讖云亡秦者胡也
乃役天下之民以築萬里長城未幾率亡
於胡亥唐皇得讖云女主昌民間乃聚在
廷之臣以殺無辜之將未幾終亂於武氏
蓋由國政不脩猜忌甚謹人心既離天命
亦去然則猜忌者果何益哉宋主罷典禁
兵蓋亦猜忌之過云爾不然綱目何以不
書石守信等罷典禁兵而書宋罷其義可
見後之論此者當以分註爲
按以綱目爲斷則是非明矣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

宋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

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日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函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不暴其過
是厚道

八月宋襲執武義節度使孫行友

行友繼其兄方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宋主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樂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旣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

發明

按分註孫行友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則行友不爲無罪綱目

書此若無罪然者何也正其本耳宋主篡國是亦亂臣自己昏昏安能使人昭昭故

不以討罪例子之、况行及周之臣子、雖不能為周報讐、然能謀亂、其志可尚、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故恕之恕行及則所以罪宋主也、其旨嚴矣

唐主景昶子煜立于金陵

景方議東還、以疾率于南都、太子煜時畱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尚書馮稹奉父遺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

國勢

能

疆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于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于契丹、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詔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沙門本漢燉煌故地、唐末以張義潮為瓜沙節度、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繼有其地、周授歸義軍節度使、至是入貢于宋、

發明

入者外之之辭、不日來貢而日入貢、謹華夷之辨、嚴內外之防也、中國與

國勢

王夷狄必預知之周公制禮作樂而外夷重譯來獻白雉曰中國有聖人今而宋主得國女真沙門相繼入貢則其興王之道成混一之勢見矣雖然盛之極者衰之漸泰之際者否之伏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厥後女真亂華率爲宋患故綱目於女真入貢必謹而書之以爲履霜堅冰之戒爾

壬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
戊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宋廣東京

城

宋主旣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贊董其役營繕旣畢宋主坐寢

何不念陳
橋之事

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
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發明 宋廣東京城曷為書見役民為重事
也、宋主得國之初、天下未一、民心未

寧、正宜恭儉脩身、以示天下、城之廣否何
預焉、唐虞土階三尺、茅茨不剪、禹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古之聖人恭儉如是、而萬
國咸寧、四夷賓服、豈以廣城池、脩宮殿、然
後光耀前王哉、其識趣卑陋甚矣、厥後真
徽之世、土木大興、實宋主啓之也、形端影
正、詎不信然、故綱
目特書以深譏之、

廣義 分注載宋主曰、此如我心、若有私曲
人皆見之、臣謂其負周世宗者、何曲

主德

如之、謂人之不見可乎、所謂明于此而暗于彼者、宋太祖之謂也、

二月宋初詔常參官轉對

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

發明

後唐明宗初令百官轉對、綱目美之、然則常參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

始於此、夫以宋主立國規模盡善、則其混一天下也宜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廣義

觀綱目具載此條、則知宋主急於求治之切、然曰初者、于以見自此以前

無有此美、而五代之政、不足言矣、

北漢侵宋晉潞州○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慎刑法，恤民命，王者之盛心也。是以旅之大象，而有明慎用刑之詞。昔唐

太宗命臣下三覆五覆之奏，先儒美之。觀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至哉言乎！誠王者之量天地之心也。較之諸侯徒事於富國彊兵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綱目直書以美之。

廣義

此其重民命而即帝舜欽恤之意也。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宋禁民火葬

發明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送歿大事，過於厚之意焉。蓋衾衾棺槨，必誠必信者，欲其堅厚久遠，無使土侵膚，則是塋者皆歸於土，未聞有火葬之禮也。苟用火葬，棺槨何為，以父母之身，措烈焰之內，人子之心，獨無惻怛乎？敗俗棄禮，莫此為甚。直書曰禁，乃深予之。

○夏四月清源節度使雷從効卒牙將陳洪進

執其子紹鎡歸于唐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從効卒子紹鎡典畱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
夜召與燕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
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
思爲留後而自爲副使

發明

唐季以來藩鎮跋扈至五代而其禍
極矣往往欺孤制弱遞相推讓習以
成風恬不之懼朝廷因而授之罔敢誰何
以致率無紀律名分大壞誠王法之所必
誅也陳洪進循其故轍執其畱後唐不能
討可勝惜哉故備書于策所以譏當時因
襲之弊耳於
洪進乎何誅

兵

宋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

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周回貿易，免所過征税。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
死力。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
預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
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
之地。

廣義

分注。傳載趙贊之功。乃趙克國檀道
濟李靖之儔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

王業其
無興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吳廷祚罷。以普代之。宋主嘗謂普曰。天下自
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主凡易八姓。鬪戰不

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
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
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
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
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朱子曰趙韓王
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
年之安豈不
是仁者之功

廣義

大抵趙普輔太祖以興王業其利澤
及人之功固不在管仲之下然其失
節之醜與夫涪陵之寃受金販木之事曾
謂管仲有之乎考亭朱子不欲顯其君相
之失宜有以與過美之辭也不然孔子
於昭公之事何直受其過而不辭哉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于房州

發明 宋主自篡位斥書名厥後止書宋主而已至是遷鄭王曷為斥名遷故主

也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曰必也正名乎宋主之於宗訓則臣也宗訓之於宋主則君也雖已篡位名分猶存綱目必斥其名者所以扶三綱正名分其旨切哉然宗訓曷為不書故周王已失其國故特貶之綱目權衡審矣垂法嚴矣

廣義 嗚呼宋主篡周以來其故主若樊籠之鳥何能為哉雖不遷可也今既奪

其國又遷其主果何道乎綱目書曰宋主
匡胤遷鄭王宗訓于以見匡胤宗訓若塗
人耳君臣之道於是乎絕而
世變一至於此亦可悲矣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保權年
十一矣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

繼冲係
融子也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
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
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
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
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
今日安能非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承
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
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
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
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
宋

蜀主鑄鐵錢征逋稅

士氣

蜀以用度不足始鑄鐵錢禁境內用鐵凡器用須鐵為之者置場權之以專其利又遣使督諸路累年逋負租稅龍遊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蜀主不能用淳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政闕失嘗言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不可當大任或勸以遜詞取貴仕淳曰大丈夫豈能附狗鼠求進哉

發明

節用愛人為國先務蜀主因用度不足鑄鐵錢征逋稅則其汲汲然惟務

漁奪民財損下益上之心甚矣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或以為蜀地褊小故用不周然漢高帝起蜀而得天下諸葛亮治蜀而圖中原當時且

耕且戰軍餉不乏未嘗有國用不足之憂
或又以爲蜀地褊小不能興王然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
人主患不行仁政耳褊小何嫌原其心不
過費出無經以致用度不足苟欲征之於
民曷若反之於己胡爲剝民之若是邪譬
猶割肉以克腹腹飽而身斃其能久乎綱
目揭而書之以爲後世驕奢者戒垂法深
矣

廣義

田淳乃景之龍逢比干也有臣
如此而不能用於雖欲不亡得乎

南漢誅其內侍監許彥真以李托爲內太師

彥真既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威權與龔澄、澄樞等，澄樞忿其恣橫，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以托爲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托長女爲貴妃，次女爲美人，至是詔邦政皆稟托而後行。

發明

歷觀漢唐以來，未始不爲閹寺所誤，甚者稱其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其禍極矣。南漢立國，閹人弄權，彥真讒殺忠良，勢傾人主，寔乃蠹國之蝨賊，故綱目不曰南漢主誅，而必曰南漢，見一國之人誅之也。夫以南漢主既知彥真之罪而殺之，則

必悉屏元惡，肅清宮闈可也。夫何因在席之愛，甫誅彥真，即用李托，且又以爲內太師，一邦之政悉稟行之，則是一彥真初誅而一彥真又生矣。國家何由而平治哉。此其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爾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癸亥 宋乾德元年 國一鎮

是

春正月 宋初以文臣知州

事

不加誅戮 而藩鎮之 禍已除是 其妙用然 終釐衰弱

五代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宰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

之禍則貽
謀之不善
也

或因遙領他職、
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
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

荆南降

初宋主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
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
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
民困于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
非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
權使至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

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嚮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其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

續密神速
漢臣也然

兩臣同謀
如一心更
難得

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
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
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
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
親屬僚佐拜官有差
以光憲為黃州刺史

發明

宋之出師未嘗書討而此書討何伐
有罪也文表跋扈不臣據潭以叛正

王法之所不赦蓋人人之所共誅保權不
能討悖逆之臣諸侯不能脩連帥之職宋
人是舉為有名矣故書討書誅以予之然
文表有罪而繼冲則無罪因而假道乘勢
襲之不過利人土地豈王者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不為之義乎故書襲以譏之繼

冲據有荆南弗克歿守儉生迎降不為無
罪故書以荆南降可見荆南之力猶可敵
宋而繼冲自降之也
其義深切著明矣

平湖南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

入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于朗保權牙將張從富
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
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宋主聞之遣使
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
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彼擒

者爲宋師所陷，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衆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宋主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發明

誅亂討逆固王者之本心，興滅繼絕乃仁人之素志。文表陵茂其主，宋國興師討之，義也。今旣元惡授首，是宜撫慰班師，襲執保權，此何義邪？不過假公營私，詐力以利人土地，惡足尚哉！然則保權獨無罪歟？春秋傳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

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
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非猶有恥焉虜
甚矣故夫人者逆而不順之詞惡延釗
也以歸者貶而絕之之詞罪保權也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
復懷入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
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
周世宗宋主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初置諸州通判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
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

典

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廣義

趙普之相太祖也釋兵權以文臣知州事止符彥卿置諸州通判是皆謀

國之大者也宋之興也普有力焉

宋行應天歷

歷法

王朴欽天歷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制新歷上之宋主自為歷京賜名應天頒行之

泉州將陳洪進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

但以一鎖制漢思大奇然當日強凌眾暴之槩具見

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眾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眾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于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告宋且請制命

廣義

抑觀洪進漢思之副漢思洪進之主洪進不請于君而擅幽其主則是無

君矣唐主置而不問其不綱孰甚焉由是觀之則知南唐之祚蓋已移于此豈待曹

彬師臨而後知哉有國者權不可下移也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徃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仁德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發明

綱目於宋主謁文廟則書視謁武廟則書幸輕重之權衡審矣秦以詐力

而取天下故白起之殺已降固為因襲之弊其罪亦不可勝言者昔唐德宗詔葺白

起廟贈兵部尚書君子譏之宋主斥其惡
毀其像胸中涇渭亦明矣其與葺廟贈爵
者詎不十百千萬之異
哉揭而書之深予之也

北漢主殺其樞密使段常

北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伏誅
辭連常北漢主出常爲汾州刺史尋縊殺之
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娶婦
通而生姬有姝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爲妃常
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
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
之歟非其罪
國人憐之

發明

毀譽出於愛憎之口、惟明者能識之、
闇者則弗及也、段常北漢大臣、初無
過舉、曷爲殺之、因寵姬之姻戚譖愬故耳、
于戲、衽席之愛、雖微、其蠹政妨賢、有不可
得而已者、北漢當國家閒暇之時、明其政
刑、舉賢黜姦、卹民保境、尚恐弗逮、無故信
讒、殺其大臣、是可謂得計乎哉、綱目書殺
而不去其官、一以明段常之無罪、又以譏
北漢之失政刑也

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
樂平、詔以爲平晉軍、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取者收奪之名皆譏詞也王者之師禁暴誅亂而已宋興

無名之師以入鄰國之境恣行屠掠攻取樂平不義之甚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美契丹則所以罪宋焉故夫美在夷狄則罪在中國契丹救北漢夏救遼是也美在中國則罪在夷狄宋救平晉救李壇之圍是也

廣義 春秋書侵者潛師掠境之謂也中國之于夷狄禦之云乎豈曰侵之云乎

是時北漢無罪而遽興中國之師非義也跡其侵漢之由不過憾其與李筠之會師

耳故書曰侵者其亦不滿于宋云

宋殺其殿前都虞侯張瓊

初宋主爲周將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宋主。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宋主卽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宋主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卽命瓊爲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宋主，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宋主召瓊面訊之，不伏。宋主怒，令擊之。漢卿卽奮鐵撾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

宋祖爲微
行以伺察
羣情矣于
瓊之素曾
不悉焉顧
以過聽輕
殺不念其
集矢之忠
豈盛德事
哉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發明 浸潤之譖虜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巳矣可謂遠也巳矣瓊乃宋主之

舊將身履艱險死而復蘇其致身事國之心宋主之所預知而不可泯沒者是當以殊遇加之不容浮言搖奪可也夫何惑軍校之譖嫁以非法受抑而死果何謂哉蓋由宋主心中無主因物有遷云爾明哲之君寧如是耶故書殺而不去其官義自見矣

廣義

不去張瓊之官者所以表瓊之無罪以著太祖信讒之失也

九月宋貶李處耘爲淄州刺史

初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貫其過止罪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

發明

處耘之貶曷爲削去其官原情也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固不能無擅輒之責故削其官然與慕容延釗不協朝廷貫延釗而貶處耘則亦非公議矣故雖削去其官而不書有罪又所以罪宋主也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進從征澤路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

借事激厲
深得用人
法

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贖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綱目前書契丹以晉主南下，則是契丹貪利而爲之倡首。

尹氏譏其聽命夷狄，進退皆出于契丹耳。至是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則是北漢挾憤而爲之相率，驅禽獸以入人國，其惡甚焉。郭進書救善之也。善郭進則罪北漢矣。

冬十月宋以高繼冲爲武寧節度使○北漢以

郭無爲同平章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爲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及五臺山僧繼顥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爲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爲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發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固爲國之急務而遠佞人亦爲國之急務也北漢主

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可謂有戒謹恐懼之心矣然于用人則多失焉無爲乃抱腹

山人不學無術而遽任以宰相之職成湯立賢無方未聞若此厥後弒君亂國皆其所啓故綱目直書以郭無爲同平章事志亂始也其謹于微之意深矣

十二月宋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

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宋主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于世宗以爲宋主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宋主銜之至是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爲

天長令

發明

鄭起楊徽之仕周也一爲御史一爲拾遺職旣近君責當言路見宋主典

私怨

禁兵一貽書范質一嘗告世宗可謂有知人之明而盡忠乃事者矣宋主篡周既不
能死節必求其次肥遯丘園不臣于宋固
其分也夫何貪位慕祿悅首事讐可謂智
乎宋主既憾二人當以直報怨因其不職
而明正黜之庶幾合義今計宿憤而黜為
縣令宋主亦少包荒之量
矣據事直書交譏之也

廣義

嗚呼鄭起楊徽之乃貪位無識之小
人也既忌太祖于周又臣太祖于宋
幸而太祖不以他事殺之
殺之則亦已矣更何辭哉

宋折德晟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北漢

遣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契丹拘之

稱謂可醜
文義不通

契丹主以書責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
 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
 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歲使不絕自是
 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
 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繼文請命亦被
 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沉毅寡言契
 丹主亦
 厚禮之

溪州蠻附於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
 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

退 進 賢

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于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

甲

宋 乾德二年

是

子

歲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

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迎拜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裯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至宋

宋太祖 乾德二年

冒雪商畧
大事

輕視太原
宋祚卒見
逼于北虜
後人不無
遺恨

忠而賢

通鑑綱目 卷之一

主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明日又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與。遷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

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發明

居正餘慶、故周之鴟梟、宋主乃悅其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于盜乎、直

筆書之失

自見矣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

廷

因其俗以
為治

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

用得其人
不煩兵甲

兵得三千人皆能破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
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
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
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廣義

因其才而治其地太祖
可謂行所無事之智矣

六月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宋
主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興
秋七月宋頒刑統

判大理寺竇
儀所重定也

不強爭而
堅不可奪
大臣事君
者宜法

聖度

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
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
類如此。然多忌克，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
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
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南漢侵宋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二月宋

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宋主遣曹彬會繼勳
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
敗北漢兵于遼城下。北漢遼州刺史杜延韜
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于繼勳。契丹以六

通鑑綱目 卷之一
萬騎來援
又擊走之

宋以陳洪進爲平海節度使

宋改清源爲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
洪進歲貢多厚，斂于民二州甚苦之。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磚位，勅尾署銜降宰相。」

置副相矣
授以權
其義何取

開國宏謨
不應有此

八月宋置權貨務

置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

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柳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于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憐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瑁為招討使，屯洸口。宋既克柳，得南漢內侍餘延業，宋主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

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裒卒

德裒鎮府州，甚得蕃情，契用畏之。至是卒，宋主以其子御勳權知府州，尋加留後。自是世襲。